



海南出版社

《百部文学名著导读丛书》

《红岩》导读

王恒 编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琼)新登字 038 号

——红岩 王恒 编著

责任编辑：钟立

责任校对：王一尘 刘 飞 周晋文 徐 丹

装帧设计：祁小静 封面设计：余小波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廊坊市文化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00 字数 80 千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5011-2456-6

全套定价：890.00 元

目录

故事梗概	〔1〕
作者介绍	〔43〕
思想和艺术特色	〔62〕
精彩片断	〔101〕

故事梗概

沙坪书店和《挺进报》

一九四八年新年刚过不久，在重庆市沙坪坝正街上，新开了一家“沙坪书店”。这家不惹人注意的小书店，实际上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新设的一个备用的秘密联络站。

书店的店员陈松林，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党组织刚

将他从长江兵工总厂的修配厂调来；经理甫志高是个中年人，他的公开身份是大川银行的会计主任，党内职务是沙磁区委委员。

每逢星期一书店不营业，陈松林都按甫志高的要求，给附近重庆大学的学生华为送些进步书刊。今天，陈松林到重庆大学时，碰到了修配厂厂长的妹妹成瑶，和一大群同学围在训导处，要学校训导长交出特务学生魏吉伯。魏吉伯突然从训导处后窗逃跑，在同学们追赶时，追在最前面的《慧星报》主编黎纪纲，被前来接应的特务们打伤。

党组织要求书店宜小，不卖进步书籍，不与外界发生联系。然而，甫志高却凭个人意志，想扩大书店经营规模，秘密出售进步书籍，甚至要办刊物，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店开张一段时间后，有一个衣衫破旧、脸色苍白的青年经常来看些进步书籍，受到了甫志高和陈松林的注意。后来，陈松林又一次到重庆大学时，在华为的宿舍里，见到这个青年正睡在黎纪纲的床上，并打听到他是黎纪纲的表弟郑克昌，他失业后生活无着。经过交谈，他们成了好朋友。在甫志高广泛联系群众、团结进步青年的思想影响下，缺乏斗争经验的陈松林，轻易地将一本进步刊物送给黎纪纲，没想到危险也随之向党组织逼近。

成瑶将秘密刊物《挺进报》带回家，给二哥成岗看，未曾想却受到成岗的严厉批评。其实，《挺进报》正是成岗在家中秘密刻印的。

成岗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原在长江兵工总厂当一名小职员，两年前，总厂指派他到修配厂当管理员，经过

他团结工人，设法恢复生产，使这个停工发不出工资的小厂有了盈余，成岗也被破格提升为厂长。在这期间，厂里的党组织也有了发展，先后吸收了余新江、陈松林等一批工人入党。余新江任党支部书记后，成岗和上级改为单独联系，不再和支部发生组织联系。

一九四七年春天，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在国民党的逼迫下撤回延安，成岗也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系。过了一个多月，一个叫许云峰的中年人，才带着成岗的入党介绍人、也是他的大哥的亲笔信来接组织关系。成岗开始当老许的交通员，根据老许的意见，成岗完全停止了在工厂内的活动，利用自己的厂长身份隐蔽和工作。和老许在一起，成岗愈来愈感到他是火一样热情、钢一样坚强的人，为自己有这样的好领导而兴奋。不料，半年后，成岗的上级又换成一名比他年龄稍大的女同志江雪琴，大家都叫她江姐。

江姐通知成岗，市委决定出版《挺进报》，每周一期，着重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评介时局和宣传党的政策法令，使之成为团结、教育广大群众的有力武器。《挺进报》由成岗负责印刷，印好后由江姐分发。从此，白天成岗作为厂长，更加谨慎小心；晚上他便成了党报的印刷者，在寝室后面那间小储藏室，通夜不眠地做着秘密印刷工作。

一次和江姐见而时，成岗提出《挺进报》的刻钢板和印刷交给他一个人干，这样既可节省人员，减少暴露的危险，又可以在印刷不慎将蜡纸撕破时，自己重刻，而且，他已提前学会了刻仿宋字。在成岗的积极要求下，江姐同意把自己的刻写工作交给他，但是，要他注意身体。同时，江姐告诉成岗，她要调到乡下工作，以后由市委的负责同志李敬原直接

领导他。但江姐并不知道李敬原还是川东特委的领导成员。

前仆后继闹革命

浓雾弥漫的朝天门码头，穿着人时的江姐在旅客来来往往的江边等待着。刚才那群被抓了壮丁的农民的惨状，使她联想起在川北搞农民武装斗争的丈夫彭咏梧，去年春天，也是在这里送他上船的。那时，他们的儿子还未出世，这次江姐去川北，老彭见到儿子的照片一定会很高兴。正想着，甫志高身着西装，扛着一口大箱子，喊着江姐，从人丛中挤过来，箱子里装的全是山里急需的药品。

江姐领着甫志高离开人群，走到寂静无人的江岸，装作等船。江姐提醒甫志高应该找个挑夫，而不应穿西装搬行李。甫志高这才意识到，自认为显示艰苦作风的行为，是一种不安全的疏忽。临别前，他请江姐提意见，江姐委婉地批评他超出自己的工作范围，经常叫陈松林到重庆大学活动的事，叮嘱他今后要多加小心。

江姐上船后，碰到敌人对旅客的野蛮检查，由于事先把大箱子交给了船上工作的同志，加上她持有盖着“大印”的证件，从容地应付了检查。现在，江姐坐在长途汽车上，同中途一道上车的华为，来到川北的一个小城。

还没下车，就听到车站职员要旅客排队出站接受检查的喊声。司机将那只重要的箱子塞在座椅下，和华为约好在城门口见面。出车站时的严格检查，使江姐感到，这座县城笼罩着一种特别严重的白色恐怖。

进城的路，华为想到这次党组织派他回家乡参加武装

斗争，妈妈可能还不知道呢。他很兴奋和激动，指着远处秀丽的华蓥山，告诉江姐，游击队的驻地就在半山腰上。江姐在出发前听李敬原说过，华为的妈妈是个了不起的老同志，老彭下乡后，就和她在一起工作。在江姐的询问下，华为谈起在他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牺牲了，却未见妈妈流过泪。妈妈在红军时期就参加武装斗争，常对他说，剩下孤儿寡妇，一样闹革命。现在她又上山打游击，还当了司令员。

快走到城门口时，雨下大了。江姐发现雨中的城门边拥挤着人群，打算先看看情况再走，就和华为去路边的小饭店躲雨吃饭。江姐先吃完饭，让华为留在店里等司机路过，便独自向城门口走去。走近后，她看见城门楼上挂着几个盛着一颗颗血淋淋人头的木笼。挤人发出叹息和愤慨不平的人群，江姐靠近布告，第一行上竟然写着使她周身冰冷的字迹：

华蓥山纵队政委彭松涛

江姐不相信这是事实，又艰难、急切地向前移动，抬头仰望城楼上的木笼，她终于看清楚了老彭那张熟悉的面孔。江姐泪水盈眶，胸口梗塞，头昏目眩使她无力站稳脚跟。正在这时，华为喊着“姐姐”走来，江姐一惊，回头看见华为，她强压悲痛，告诉华为不进城了。

华为领着换成农村妇女打扮的江姐，跟着一个农民向导，沿着曲折的山路，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一路上，江姐默然不语，心情沉重，华为想起在城门口找到江姐时，他看出她的神色不好，急着招呼她，竟没来得及细看城门上的布告。路过一处破败的古庙，庙门上刻有一副川陕苏维埃时代的对联，目睹革命先烈留下的字句，使江姐有了一种超越个人痛苦的力量，心头激起了一种无限复杂而深厚的感情……。

在农民的引导下，江姐和华为来到一座竹林掩映的大院，见到了华为的妈妈——一个头发斑白、腰身硬朗的老太婆。

老太婆热情地端茶请江姐喝，又急着用早就准备好的饭菜招待江姐，有意掩饰着老彭牺牲的消息。江姐也强忍悲痛，不愿将真相揭破。当华为说出江姐在城边看到了悬首示众的木笼时，江姐才顿时泪如雨下，告诉老太婆，她全知道了。华为也猛然醒悟过来，撒泪冲向门外。

老太婆劝江姐放声痛哭，不要憋在心头，江姐却抑制住自己，不再流泪，她默默地听着老太婆讲述老彭为掩护群众而牺牲的经过，低声而坚强地提出了自己的请求：“我希望，把我派到老彭工作过的地方。”

祸起萧墙

在华为住过的寝室里，黎纪纲关切地向陈松林询问起书店办文艺刊物的事，陈松林说，经费有困难。郑克昌借陪陈松林出去散步之机，表示他可以找邮局的朋友帮忙，或卖大衣来筹款，陈松林都没同意。

第二天，郑克昌将卖大衣和铺盖的钱全部交给了陈松林。甫志高知道这件事后，最初感到意外，但随即又赏识郑克昌的做法，认为这种支持，正说明了群众对进步刊物的迫切需求。

一天晚上，因为下大雨，陈松林留在书店看书的郑克昌等雨停再走，又请他喝起酒来。郑克昌借着酒意，先是表示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后又低声讲述了他在邮局工作时，因为看《挺进报》被开除的事。当晚，由于谈得太久，陈松林让

郑克昌留宿在店内。次日晨，郑克昌诚恳地说，自己无职业，愿意留在书店帮忙。

甫志高听了陈松林有关郑克昌的情况汇报后，竟不顾秘密工作纪律和陈松林的异议，轻易地决定让郑克昌参加书店的工作。郑克昌进店后，工作很卖力，除了吃饭，不要任何报酬。当郑克昌从陈松林手中得到《挺进报》时，兴奋得双手颤抖起来，他像得到宝物一样，眼睛闪着热烈的光芒。过了不久，甫志高关照陈松林，要郑克昌通过邮局里的朋友，试着寄了几次《挺进报》，结果全部寄到了。甫志高在陈松林面前得意地认为自己没看错人。

成岗把新刻好的《挺进报》的蜡纸认真地校对了一遍，为报上的胜利消息而兴奋，接着，他开始思索着新油印机的设计。这时，李敬原来找他。进屋后，李敬原从背心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条，交给成岗，“这是他给你的回信”。

成岗接过纸条，心情十分激动，记得自从第一次见到戴着墨框眼镜、干练而沉着的李敬原后，他每次从老李手上得到的不再是刻写清楚的蜡纸，而是一叠叠字迹工整而秀丽的手抄新闻记录稿。成岗很想结识这位抄录新华社广播的同志，但这是违反秘密工作原则的，于是，便求老李带给这位同志一封不签名的信，表示敬意，信上只有一句话：致以革命的敬礼！

老李表示，仅此一次代为转交。这次老李带来了回信，回信也只有一句话：紧紧握住你的手！虽然成岗不曾与这位同志见面，但双方却通过一张纸条上的一句话，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

天太晚了，老李留在成岗家中过夜。成岗借机提出了增加工作量的请求，老李没有同意。在成岗的感染下，老李回忆起自己在十多年前搞秘密印刷时的经历，又很有兴致地帮成岗刻起蜡纸。成岗从老李熟练的刻写中，发现了不少技巧和方法。他们工作、谈话，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夜。次日晨，老李临走时才告诉成岗，《挺进报》要扩大发行量，改为铅印，成岗油印的《挺进报》是最后一期，要在三天以内印完，以后，党准备交给成岗另一项重要的任务。

在重庆城内老街三十二号堂皇的铁门上，横署着两个篆字——“慈居”。从外表看，这儿似乎是某人的公馆，但实际上，这个警卫森严的地方，是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即伪国防部保密局在西南的公开领导机关。密码、呼号，日夜在这里发出，指挥着整个西南地区的特务活动，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

阴森的楼房，是织成恐怖之网的那个毒蜘蛛的巢穴。二处处长兼侦防处长、军统嫡系特务、陆军少将徐鹏飞，这只阴险邪恶的毒蜘蛛，正蜷伏在三楼的一间装饰豪华的办公室里。他是一个身材粗大、络腮胡刮得铁青的中年人。在最近一次由公署长官朱绍良主持的秘密会议上，他兼任了新成立的侦防处处长，取得了指挥军、警、宪、特工人员的特权，使他的对手——军统西南特区区长严醉屈居副处长。可是，由于严醉有美国顾问处的支持，拒绝与他合作，自己单干。虽然特区副区长沈养斋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也兼任了侦防处的副处长，但严醉的诡秘活动始终是避开一切人的。

今天下午，手下的人又送来朱绍良命令立即侦破中共领

导机关的信函，这使徐鹏飞十分烦躁，尤其是邮检组又发现了《挺进报》，却查不出头绪，更令他怒火冲天、咆哮如雷。正在他一愁莫展之际，突然，沈养斋打来电话，向他报告严醉已经发现了共产党的重要线索。为了抢先破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徐鹏飞让沈养斋亲自打电话，把严醉秘密布置在重庆大学活动的军统西南特区少校行动员、特务黎纪纲叫到办公室。尽管黎纪纲不想说出严醉缜密策划的工作，但在徐鹏飞、沈养斋软硬兼施的盘问下，他不得不如实报告，讲述了在美国顾问的指导下，他发现了华为和陈松林的关系；以自己被打伤的“苦肉计”和其助手郑克昌卖大衣、铺盖等行动，取得了甫志高的信任；郑克昌住进书店，继而发现《挺进报》的线索；还有华为突然离校，下落不明等情况。

徐鹏飞当即决定，从沙坪书店动手，晚上抓捕甫志高和陈松林，并豪爽地宣布，以侦防处名义，先发给黎纪纲和郑克昌奖金五千万。

在迷濛的雨夜里，身材高大的许云峰穿着半湿的蓝布长袍，夹着棕色的皮包，推开了书店虚掩的门。陈松林发现很久没有见到的老许时，惊喜万分。

许云峰今晚投宿书店，是想检查后，启用这处备用的秘密联络站。然而，当他看到新买的空书架和一大堆纸张，听陈松林说，书店准备扩大，已租下隔壁的门面，又要办刊物时，不禁有些意外。来到楼上的宿舍，细心的老许又从两套盥洗用具上，知道了书店增加了来历不明的店员郑克昌和甫志高通过陈松林让郑克昌邮寄《挺进报》的情况，便敏锐地感到一种逼近的危险。尤其是他翻阅了郑克昌抄袭来的诗歌，

陈松林却说郑克昌自称为习作，这更使老许感到问题的严重。

陈松林得知老许并不清楚甫志高让自己所做的一切时，才恍然大悟。他立即向老许汇报了从没到过书店的黎纪纲，刚才冒雨跑来叫走郑克昌，几分钟后，郑克昌又返回来，说黎纪纲十点钟要找他商量一件事，叫他晚上不要出去。老许当机立断，让陈松林尽快撤出，放弃书店。

许云峰离开书店找到甫志高，当面对甫志高违反党的秘密工作纪律的做法，进行了耐心严肃的批评，让他从思想上找根源。甫志高口头承认了错误，但心里却不服气。许云峰要求和书店有关的人员马上转移时，甫志高又说出了书店开业时，用了老许相知不相识的刘思扬的名义作保证人。许云峰让甫志高立即打电话通知刘思扬，今晚他俩都到朋友家去住，不能再回家了。分手前，许云峰与甫志高约定，明天上午十点到心心咖啡店见面，再进一步研究有关问题。

当晚十点钟，郑克昌带领几个身穿雨衣的特务，来到书店抓陈松林，扑了个空。这时，甫志高却打着雨伞徘徊在街上，他用多种理由为自己的作法辩解，感到许云峰的批评是对自己有成见，如果按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解放后就有了更多的政治资本，会得到更多的好处。对于许云峰判断的危险，甫志高甚至存在侥幸心理，怕打电话通知刘思扬后，今晚就不能回到温馨的家，以后也许见不到心爱的妻子了。想到这些，他心一软，转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当甫志高伸手去按自家的门铃时，几个黑影突然出现在身后，随着冰冷的枪管抵住他的背脊和一声“不许动！”的厉喝，吓得他连心跳也停顿了。

挺身救险

在新生市场一个人声喧闹的茶园里，许云峰九点准时见到了几天前约好碰面的李敬原，马上汇报了昨天晚上的情况。老李同意老许的分析和判断，也从沙磁区委的报告中，证实了敌人对书店的搜捕行动。老许担心刘思扬的安全，又对把备用联络站交给甫志高而自责。老李告诉老许，甫志高假借老许要他办刊物的名义，跑到早与甫志高断绝组织联系的成岗那里骗钱，遭到拒绝后，大吵大闹诬蔑成岗不执行决定，这使老许更加认识到甫志高存在严重的危险性。他们决定，立即切断甫志高的组织关系，让他今天就离开重庆。

联想到甫志高的表现，老许突然担心起来，万一甫志高昨晚不听招呼回家出了事，特别是约他今天十点钟在附近的心心咖啡店见面，这将更危险。在老李的提醒下，他们准备立即换个地方再谈，但已为时过晚。

老李趁老许付茶钱的空隙，去茶园门口买烟，忽然发现外面有便衣特务，回来告诉老许后，老许又看到商场所有的通道已被封锁，甫志高领着两个陌生人正要挤进茶园。老许沉着地低声说：“老李，马上通知转移，甫志高叛变了！”老李试图和老许一起从万分紧张的瞬间寻找突然脱险的机会，可是已来不及了。老许急速地交待着，“甫志高不认识你，你赶快走。通知区委、成岗、刘思扬……还有余新江……。”在老许的催促下，老李沉着地说：“我们一定设法给你取得联系！”然后，才从容地离开茶桌，向外走去。

许云峰丢开手中的报纸，从拥挤不堪的人丛中站起来，仿佛一点也没有发现危险似的，缓步向甫志高走去。直到叛徒

的卑劣目光对准他时，许云峰才不慌不忙地高声招呼道：“甫志高，你来了，这边坐吧！”立刻，所有便衣特务的目光和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突然从人丛中出现的许云峰身上。

成岗在储藏室连续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印完了最后一期油印的《挺进报》，他烧掉蜡纸，收拾好印完的报纸，忽然从隔壁寝室里传来杂沓的脚步声。他听到妈妈大声说：“成岗不在家，钥匙他带走了”，明白妈妈向他报警——敌人已出现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尽可能不让来找自己的同志和党组织受到任何损失，立刻轻轻推开窗户，将扫帚挂到窗外的钉子上，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发现危险的警报，不会再进来。然后，他决定跳窗离开，突然又想到印好的《挺进报》，就转回身将报纸捆好，挟着纵身蹬上窗台想跳下去。

“站住！”“不许动！”的喝叫声从四面传来。工厂已被特务包围，成岗只好退下窗台，这时，储藏室的小门已被猛力击破，几支手枪对准了他的胸膛。一个特务冲过来，死力夺下成岗挟着的《挺进报》。“这是什么？啊，《挺进报》！”特务们惊喜若狂，根据甫志高的交待，他们只知道成岗是许云峰过去的交通员，却不曾想在这里侥幸地找到了《挺进报》……

当李敬原将成岗被捕的消息告诉成瑶时，成瑶才知道《挺进报》是二哥刻印的。她为自己错怪二哥而难过，要求继续做二哥的工作。李敬原不同意，要求她撤出重庆大学，改名陈静，去《山城晚报》当记者。

共产党员的“自白”

在敌人逮捕许云峰、成岗的同时，余新江、刘思扬和他的未婚妻孙明霞也因甫志高的叛变而被捕，连美国的特别顾问也十分关切案情的发展。

现在，徐鹏飞把更新的希望寄托在今晚对许云峰和成岗的审讯上。这个阴险狡诈的特务头子，认为发现《挺进报》是非常重大的线索，甫志高不知道成岗是《挺进报》的负责人，也许成岗已不由许云峰领导，《挺进报》属于更机密的部分，从这条线索可以抓到更重要的人，使他的魔爪伸向中共地下组织的核心。

许云峰步履从容，带着一丝冷淡的嘲笑走进审讯室。面对徐鹏飞虚张声势的审问，许云峰冷嘲热讽，坚定自如。徐鹏飞连连受挫，实在无法容忍许云峰那嘲讽的神情，他想用威胁的手段改变自己被动的局面，手臂一指，对面墙壁上一道沉重的铁门吱吱地向两边敞开。强烈的灯光从铁门外的刑讯室猛射过来，冰冷的水泥磨石地面上，横躺着遭受酷刑后血肉模糊的成岗。许云峰扑上去，从血泊中将成岗紧紧抱在怀里，他没想到卑劣的叛徒竟抢在了前面。许云峰心如刀绞，热泪盈眶，愤怒地痛斥徐鹏飞，傲然地宣布：“告诉你们，你们从坚贞不屈的成岗身上，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什么也得不到！”

徐鹏飞又冲着逐渐苏醒的成岗，追问谁是他的领导人，想从面前早已安排好的“重逢”，证实《挺进报》之上是否还有另外重要的领导人。许云峰识破了敌人的诡计，为了掩护党